

文史哲研究丛刊

中国诗学范畴的 现代阐释

李旭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 史 哲 研 究 丛 刊

中国诗学范畴的 现代阐释

李 旭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学范畴的现代阐释/李旭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

(文史哲研究丛刊)

ISBN 978 - 7 - 5325 - 5127 - 9

I. 中... II. 李... III. 诗歌-文学理论-研究-中国
IV. I20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2317 号

文史哲研究丛刊

中国诗学范畴的现代阐释

李 旭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7.75 插页 2 字数 260,000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978 - 7 - 5325 - 5127 - 9

I · 2075 定价: 3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序

童庆炳

中国诗学的范畴研究长期受到关注和重视,但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就研究的现状看,仍未达到“解决了问题”的深度,因此继续进行中国古代诗学范畴问题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李旭教授的这部著作,其研究的视野比较开阔,对问题思考比较深刻,有不少新的发现,论述也很周严,应该说是当前中国诗学范畴研究的一部力作。

就研究视野说,李旭教授认真思考了“范畴”这个概念及其演变,在“中国诗学范畴的范畴体系建构问题”这一章中,作者力图为中国诗学的范畴研究作出新的定位和深入的探索。作者从哲学范畴谈起,最后落实到中国诗学、文论范畴,认为诗学范畴有两大类,一类是作为“思想格局”的范畴,一类是作为“思想结果”的范畴。作者的思考没有就此终止,而进一步提出中国诗学范畴的独特性问题,提出了必须考虑研究中国诗学范畴的独特的认识原则。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作者认为研究中国诗学范畴“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理论的系统性、完备性,与历史的实然性、特殊性的矛盾交织、不即不离。中国古代诗学和文论作为学科,本身即是史、论交织相兼的。”这种看法深得我心。我读了许多中国古代诗学的文章,多采用逻辑推演的方法,很少采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这是研究中一个很大的缺憾。作为研究者,我们如何才能深入到中国诗学范畴的意义底蕴呢?这就必须采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中国诗学的众多范畴,是在中国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这些范畴都是历史的“暂时物”,不是意义恒久的“僵死物”,同一个“气”,不同历史时期,由于文化形态的变化,其意义是不同的。我们大可不必把“气”这个范畴,当作一个孤立的观念来研究。重要的是,“气”在某个时期由于文化的作用,形成了怎样的意义,而不必过多地把“气”当作一个非历史的观念来加以研究。因为这种研究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例

如研究“意境”就要确定你要研究的是某个时代的意境,如果是研究王国维的“意境”说,那就要寻找出王国维提出这个概念的问题意识来、时代针对性来,不要仅仅就意境的一般意义作过多的逻辑研究。

就研究深度和发现说,作者有好几章的研究是经过长期的思考的,其论述的深入程度迥异于一般的泛泛而论。如“风骨——高度成熟的中国诗学独特范畴”、“意境”两篇、“格调”两篇、“古”、“意象”等,都发人所未发,道人所未道,颇见学术功力,诚为难得。如作者对意境的理解,不是一般泛泛而论,而是与中国儒、道、禅文化联系起来考察,得出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意境”是“情景相生——意兴本体的意境”,以庄禅思想为基础的“意境”是“物我相冥——澄明本体的意境”。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像作者这样鲜明有力的观点。这种诗学范畴的文化考察,一直是我所推崇的。因为只有在文化语境中,事物的真相才会显露出来,对于中国诗学的历史文化考察、研究,也才能深入到诗学范畴意义的最深处。

就论述的周严来说,作者的考察强调理论性和展开问题的思维层次,不是孤立的考察,这一点也是很值得称赞的。作者的多篇诗学范畴研究中,特别注意到诗学范畴的层级及其联系,作者在这方面用力甚多。读者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联系性思维的特点。

李旭教授的这部著作是在我病中寄来的,病后才开始慢慢拜读,所以我的这个“序”延误了一些时日,甚是抱歉。李旭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诗学的研究,用力甚勤,研究确有独到体会和发现。我写了上面这些话,粗粗拉拉,还不足以把他的著作的好处完全说出来。我相信有学术眼光的读者在认真读完此书后,会有更多的阅读心得。

2008年9月5日

目 录

序	童庆炳
一、中国诗学范畴和范畴体系建构问题	1
1. 确定中国诗学范畴的思想方法	1
2. 关于范畴体系建构问题	9
二、中国诗学范畴的特征	16
1. 象喻性——从范畴的符号形态看	16
2. 浑化性——从范畴的逻辑意旨看	18
3. 衍生性——从范畴的动态演化看	20
4. 功能性——从范畴的理论旨归看	22
三、“天人合一”——大生命观的美学	26
1. 天人合一大生命观的哲学思路	27
2. 天人合一大生命观的美学构成	30
四、“道”、“原道”、“载道”——“道”范畴美学释义	38
1. 道	38
2. 原道	42
3. 载道	46
五、“风骨”——高度成熟的中国诗学独特范畴	52
1. 因子分析的价值与局限	53
2. 整体把握的几种尝试	56
3. 风骨作为高度成熟的中国诗学范畴	59
六、“文气”的存在根源及文体表现	68
(上) 文气的存在根源	
1. 大气化生力的宏伟表现	69

2. 血气与情感的郁结勃发·····	72
3. 社会道义的浩然伟力·····	74
(下) 文气的文体表现	
4. 音节字句的声调力量·····	77
5. 文气的敷张、含敛和尚真·····	81
6. 余论:从八股文看纯形式中文气的表出·····	85
七、“意境”的诗学内涵与历史性质·····	87
1. 意境范畴的含义与性质·····	87
2. 意境的超越性·····	88
3. 意境的终极价值依托·····	90
4. 意境的社会基础·····	93
5. 意境的诗意内涵·····	97
八、“意境”的文化哲学分析·····	100
1. 情景相生——意兴本体的意境·····	100
2. 物我相冥——澄明本体的意境·····	105
九、“格调”的基本内涵及价值·····	114
1. 格调的主要构成因素·····	115
2. 时代格调与审美辨别力·····	118
3. 体裁格调与语言格调·····	121
十、“格调”——在风格学与文体学双重空间中·····	125
1. 在范畴群中解读格调·····	126
2. 在对应和相关范畴中把握格调·····	132
3. 在汉唐高境与典范中理解格调·····	137
十一、“古”、“高古”、“古雅”——明代复古主义诗学范畴·····	143
1. 古作为价值范畴:极至、本源和标准·····	143
2. 古是奠基于元气论的境界:太朴未散、兴象浑沦·····	147
3. 古的风格学内涵:高雅、淳朴、简淡、古健·····	153
4. 古范畴所标示的意义及带来的矛盾·····	159
十二、“意象”——明代复古派守护古典诗性美的重要范畴·····	168
1. 意象的含义·····	168

2. 意象是古典诗性美的体现	173
3. 意象与 Image 比较	177
十三、“寄托”——常州派词学的基本范畴	182
1. 寄托说及其自身局限的克服	182
2. 寄托说的美学张力	187
3. 寄托说被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之发掘	193
4. 寄托说评议	197
十四、“禅意”作为诗学范畴	202
——兼说古代诗学范畴当代价值的生成机制	
1. 禅意的精神本质	203
2. 禅意的文体特征	207
3. 从禅意看古代诗学范畴当代价值的生成机制	212
十五、“趣”范畴的审美特征和文化根源	217
1. “趣”的审美特征	217
2. “趣”的文化根源	227
附：论“趣”和“趣味”	235
1. 知与趣	235
2. 雅与趣	239
3. 语趣	243
4. 余论：“趣”之批评	244
附：论“无”作为存在之基础	248
1. “无”作为存在的可生发性基础	250
2. 无作为存在的不可穷尽状态	254
3. 无作为存在的先概念含义状态	261
跋	274

一、中国诗学范畴和范畴体系建构问题

中国诗学、文论范畴和范畴体系的研究目前受到高度的重视。但是,关于范畴原理及其确定具体范畴的思想方法,关于其范畴体系建构的认识原则,关于古代诗学、文论范畴研究的当代话语功能及其跨文化意义,这些直接关系到深入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却还缺乏相应的探讨。这必然会制约研究的理论水平^①。中国诗学、文论范畴及其范畴体系建构基础理论的研究要得出真正有见识的结论,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笔者虽经长期思考,但只能提出一些初步意见,希望抛砖引玉,让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个问题,取得真正能为具体研究打基础的高水平的理论成果。

1. 确定中国诗学范畴的思想方法

(1) 何谓“范畴”

对于范畴,学术界长期沿袭一种定义方法,说范畴是反映事物本质联系的概念,是最高级别的概念。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太笼统和大而化之了。其实“范畴”有各种形式,人们对于范畴也有不同的理解:哲学范畴是人类验前(非经验)的知性概念,是从总体上构筑人的认识能力的基本概念系统;一般所谓范畴,则常常是指一定领域里人们认

^① 至少在中国诗学、文论范畴研究的领域,需要将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平作适当的区分。学术水平可以以积学深功获得,理论水平则非有顽强的理论探讨和独特的理论建树不可。一般说来,我国学术界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并不少,但真正有较高理论水平的成果却不多见,而且对后者的重视也不够。在这个意义上,需要大力加强真正有见识的“论”的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的研究。

识和思考问题的基本概念,它是对一定认识内容的高度概括,反映着认识内容的独特本质及其特色;中国诗学、文论范畴就是一种具体学科的范畴,它是指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批评和审美认识领域里人们长期使用的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这些概念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中国文艺及其审美认识的民族特色。建立一个这样的认识对于我们确立中国诗学、文论范畴具有理论奠基的意义。

(2) 哲学上的所谓“范畴”

哲学范畴或从哲学上讲的范畴,我们以亚理士多德和康德为代表。亚氏论述的范畴包括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活动、遭受等十大内容;康德则提出了量(统一性、多样性、全体性)、质(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关系(实体与属性、原因与结果、交互性)、样式(可能与不可能、存在与非存在、必然与偶然)等四类十二大内容。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范畴的确定,都是着眼于认识的系统性原则——即从总体上全面把握世界的各个方面,得出对世界进行类别区划的概念^①。通过这些概念,人们建立起对存在的理解——即知识系统。康德明确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按照一条确定的原理来给出知性(即验前或先验的)的纯粹概念;这些概念依据单独一个理念而互相联系,形成系统原理(完备性);在其系统中,每一个概念都安置在适当的位置(有其确定的地位)。因此,“范畴表”并非有待于经验归纳然后制成的,而是以一个单一的原理,即思维的机能为基础而系统地制定的^②。也就是说,人类认识(知性)范畴的完备的系统构架,是其范畴确立的基本原则。

严格准确地运用亚理士多德和康德的范畴论进行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是张东荪。他说:概念有两类,一是表示结论的,一是表示预设的。只有表示预设的概念才是范畴。“范畴只是拿来表述其他东西的,换言之,即只是思想上的格局(frames of thought),用这样的格局以测定其中的内容,好像尺度与权衡,只是拿来测定物件的长短与轻重而已,而

① 在这个意义上,中文用《尚书·洪范》“天乃锡禹洪范九畴”中的“范畴”二字来翻译西文“Kategoria”(希腊文)、“Category”(英文),的确恰当。

② 《康德哲学原著选读》第43、48页,韦卓民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纯粹理性批判》第101、111页,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由于康德语言颇繁复,在理解原意及尽量参照保留原译表达的基础上,对文字作了缩写,故省去引号。

其本身却不是一个物件,只是一种工具”。“中国人所用的范畴便是代表中国人作思想时的布局,就是中国人思想的根底下所伏存的格局。……思想家对于概念是可以创新的,而所使用的范畴则必须是一个文化中所久有的、所公同的”。例如:《论语》云:“孝悌者,其为仁之本与?”其中有“孝悌”、“仁”、“本”三个概念,“‘孝悌’与‘仁’是所谓代表结果的概念;而‘本’是代表预设格局的概念,即所谓范畴是也——乃是先设立有本末,用以调整仁与孝悌间之关系”。又如“诚于中而形于外”,“‘中’与‘外’便是范畴,因为不是一种意见的结果,而乃只是格局,用以布置思想,以便有所配定,故‘中’与‘外’之分别乃是预先设立的,即不因诚而始有中外,乃先有中外而始能把‘诚’显现出来”^①。

张岱年先生也一直重视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并富有成就,但他不像张东荪这样重视范畴论经典的学理规定。在《中国古典哲学范畴要论》中,他逐一论述了60个范畴,其中既有表示“思想格局”的范畴(如体用、有无、形质、动静等),又有表示“思想结果”的范畴——并且多数是表示思想结果的范畴,如“诚”、“仁”等被张东荪明确剔除在范畴之外的,却恰是为张岱年所重视的范畴。因此,两位先生分别都制定了中国哲学范畴表,张东荪只有36个,张岱年则有78个,除去对“思想格局”(我将之称作“空性范畴”)范畴的列举之不同,所多的基本都是表示“思想结果”(我将之称作“实性范畴”)的范畴。

(3) 中国古代诗学、文论的所谓“范畴”

中国古代诗学、文论的范畴,与哲学上的范畴不同。哲学范畴是从总体上讲认识的机能和认识的普遍原则;而中国诗学、文论范畴是在具体学科领域具体讲中国古典时代审美和艺术认识的特殊性质和规律。

范畴既然表示的是人类认识的机能和思想的格局,那么它就必然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扩大发展而扩大发展。这样,随着学科分类的出现,必然要建立起各类学科自己独特的范畴。各类学科范畴的建立,一方面会体现哲学范畴论的基本原则,同时也要反映学科自身的内容和特性。而要反映学科——即人在某个独特领域里获得的认识的内容

^① 张东荪《中国哲学上的范畴》,见《知识与文化》第三编第三章,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又见《张东荪文选》第295、29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和特性,其范畴就不能像哲学那样——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是不针对任何具体领域的“纯思想”——仅仅停留在一般的“思想格局”之中,还必须要反映独特的认识结果。所以,具体学科的范畴是应该包括“思想结果”的,就是说,它不能只是一些表示“思想格局”的“空性范畴”,还必须包括表示“思想结果”的“实性范畴”。持此以衡,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具体学科,确定它的范畴,当然就不能排除“仁”、“诚”之类的概念了。因而,张东荪先生的中国哲学范畴论,立足点是“哲学的一般”,而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范畴论,立足点是“中国的哲学”的具体学科。研究的立足点不同,因而结论不同。要从哲学上了解范畴原理,非如张东荪先生不可;而要认识作为一门具体学科的中国哲学的范畴,则非如张岱年先生不可。

具体学科范畴除了与哲学一般范畴相区别的特性以外,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体系性原则。亚理士多德和康德的范畴思想,都重视范畴的认识完备性原则。这一精神是任何学科范畴的建立都不能违背的。因此,各学科作为一个学科建立,它的范畴就必须是系统的、完备的;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构成认识的专门领域及其知识体系,就谈不上建立学科。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从一般哲学中独立出来,形成一门独特的学科,即有赖于其独特的范畴体系,这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范畴(物质、意识等)、认识论范畴(实践、认识等)、辩证法范畴(对立与统一、现象和本质等)及其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①。拿“美学”和“文学理论”来说,作为学科,它们都必须有一个严密的范畴系统,美学需要有“美”、“丑”、“崇高”、“优美”、“自然美”、“社会美(善)”、“艺术美”、“喜剧性”、“悲剧性”、“美感”、“审美心理”、“美学批评”等系列化范畴;文学理论需要有“文本”、“语言”、“故事”、“形象”、“典型”、“意象”、“意境”、“意蕴”、“类型”、“风格”、“表现方法”、“创作方法”、“思潮”、“流派”、“鉴赏”、“批评”等系列化范畴。这就是说,任何一门学科,其范畴的确定,都主要不是根据经验事实,而是根据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完备性原则而制定的。

中国古代诗学、文论范畴的确定,也必须考虑自身的实际内容和特

① 肖前等《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第16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性。那么,它作为一门具体学科,其实际内容和特性是怎样的?在确立其范畴时,又有哪些必须考虑的认识原则呢?

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理论的系统性、完备性,与历史的实然性、特殊性的矛盾交织、不即不离。中国古代诗学、文论,作为学科,本身即是史、论交织相兼的。有学者说,从学科名称由“中国文学批评史”改为“古代文论”,反映了人们对该学科建构“由‘史’向‘论’转移的趋势”^①。其实“转”,仍然离不开“兼”,“论”冠上“古代”,“史”的一维就凸现出来了。

这一学科性质带给范畴确立的影响是巨大的。首要的一条是:中国古代诗学、文论范畴,与哲学范畴、美学范畴、文学理论范畴的确定,在思想方法上必然发生相当的区别:范畴的系统性、完备性不是唯一的原则,此外还必须考虑中国古代审美认识和文艺理论批评的实然性与特殊内容。

这决定了:中国诗学、文论范畴的确定,或者说确立中国诗学、文论范畴究竟有哪些,与哲学范畴论和具体学科范畴建构相比,既有一致性,又有不同性。一致性是,它也要一定程度地参考借鉴范畴的系统性、完备性原则;不同性是,它还要考虑范畴自身的历史性和具体发生作用的实际功能价值(即在文艺理论批评和审美活动中被运用的情况)。也就是说,与康德所强调的“思维机能的系统性”或“概念的系统完备性”相比,它多出了其历史的实际与功能一元。这样,作为一门具体学科范畴,它就不能仅仅只是考虑体系演绎和形态划分的逻辑完备性,还必须考虑对其历史实情及其特性的反映。这就给范畴的确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得范畴与概念、术语等的区分产生一些难以把握的情况。因为如果中国诗学、文论范畴的确定,只是从一门学科完善其体系演绎和形态划分来考虑,范畴与概念、术语等的区分将不成问题。正像康德所说,确定的系统“给每一个概念确定它的应有地位”,井然有序,不会发生层次或级别的僭越与纷扰。既然中国诗学、文论范畴的确定要考虑学科的逻辑系统和具体的历史情况两个方面,两方面的纠缠错杂必然造成范畴的层次和级别难以厘定的存在事实;历史既有与一定的发展

^① 《范畴研究三人谈》(蔡钟翔语),《文学遗产》2001年第1期。

逻辑相吻合的一面,又有其总是挑战和打破发展逻辑的一面,这决定了想要严格区分中国诗学、文论中所使用的概念的等级,断然判别哪些属于范畴,哪些属于概念、术语等,不仅只是困难的,而且就其终极意义上说,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理论研究的实施策略上,我们又不能不作区分,把所有名词、术语、概念、成语等都当作范畴来对待,那样将会彻底取消中国诗学、文论范畴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所以,需要借助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路,不过不是像他那样把活生生的历史统一为固定的逻辑,而是逻辑与历史互相妥协、迁就、磨合、互补,既不能不顾历史的实然性和独特性,又不能不顾作为一门学科应有内容的逻辑系统性和完备性,应该是“历史与逻辑的结合”。落实下来,就得到了确定中国古典诗学、文论范畴的三条基本原理:

第一,范畴的一般哲学原理。范畴是高度概括一定领域认识内容的基本概念。其中“高度概括”既指反映的深度——本质特征,又指反映的广度——范围、时域的普遍性;“基本概念”指那些反映了一定认识对象的本质特征、因而具有普遍意义、被广泛使用的比较稳定的概念。

第二,作为一门学科范畴的系统性、完备性原理。也就是建立一个理论系统和确定其相关的序列,以此为基础考虑一定范畴在其理论序列中所处的级别和地位。

第三,范畴本身的历史实然性和独特性。即考虑一定范畴的实际历史功能、它在历史上曾经具有的重要性程度和意义。

把这三方面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到“历史与逻辑结合”地确立中国诗学、文论范畴的具体操作原理。举例来说,比如“韵”,在中国文论、美学中是一个基本概念,可以确定为范畴;而与它相关的“押韵”、“声韵”、“韵律”等主要是表示一定的技巧和艺术方法,属于术语;“气韵”、“神韵”、“韵味”从学理上看比“韵”降了一级,属于“韵”的二级派生形态,而就其历史实情判断它们的地位或许比“韵”还要高,因而不可以不确定为范畴。当然,实际总是比理论复杂得多。与“韵”相关的概念还有“风韵”、“逸韵”、“远韵”、“韵致”等,用学理比照方法,它们与“气韵”等都属于二级派生,而且派生的方式完全一样;但构成其派生的嫁接因子“风”、“逸”等比“气”、“神”要低一畴,实际使用的地位也可能

比“气韵”等要低;而且还有,“清韵”、“雅韵”、“情韵”、“骨韵”等,在学理上也有可以与“风韵”等比靠的一面,但如此则已很突出地表现了派生搭配的灵活性倾向,其实际使用的稳固性、重要性或许又更低。总之,这里有一个平缓下降的坡度,无论从哪里截断都是人为的。有人用“元范畴”、“一级范畴”、“二级范畴”的办法来处理,好处是便于进行范畴群的描述(如汪涌豪《范畴论》629页对“知音”范畴系列所作的图示),但在学理和实际操作上仍然存在矛盾:像“气韵”、“神韵”、“韵味”,本来在结构上都属于二级派生形态,但其结构中的两项都极其重要,难分轩輊,将之属于哪一个“元范畴”之下呢?将“气韵”绝对地属于“气”族范畴或“韵”族范畴,都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只有将它作为一个有自己完全的独立意义的新生体才能真正确切地认识它。所以,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原则,既考虑范畴、概念、术语等的级别序列,又要承认其级别往往不是台阶式的而是滑坡式的,中间有许多模糊纠缠之处,不可过求清晰。不然,欲清实简,欲清实浅,相反会损失中国诗学、文论范畴的深厚内涵和独特品质。在这一点上,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张岱年先生在《论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一书中,对名词、概念、范畴进行了区分,按历史顺序列举了大量范畴,按“最高”、“虚位”、“定名”和“天道”、“人道”、“知言”两种方式,分别编制了“单一”和“对偶”两个范畴总表,并在此基础上逐一论述了60个范畴。但他一方面说“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大略具备于此”,另一方面又说自己的列举和编排“未必尽当,更难免遗漏”,并且“哪些可称为范畴,哪些仅仅可称为概念,亦不易一一明确规定”,因为他既考虑了学理的一方面,又考虑了是否“普遍使用”的实际,而不只是用一种标准简单地进行人为的取舍^①。

下面根据我的研究,提出一个中国古代诗学、文论范畴表,以供参考:

一、空性范畴(或曰思想格局范畴)

1. 文道(道艺);2. 虚实(隐显);3. 形神;4. 言意;5. 文质(情采);6. 体格;7. 义法;8. 动静;9. 工拙(巧拙、天人);10. 雅俗;11. 奇正;12. 真幻;

^① 《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第5、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13. 刚柔;14. 情志;15. 情景;16. 才学;17. 通变。

二、实性范畴(或曰思想实质范畴)

(一) 通理范畴:1. 道;2. 气;3. 和;4. 兴;5. 神;6. 韵;7. 味;8. 象;
9. 境。

(二) 学派范畴:1. 风教;2. 温柔敦厚;3. 比兴;(儒家)
4. 自然;5. 大象无形;6. 虚静;(道家)
7. 妙悟;8. 不即不离;9. 禅意。(禅宗)

(三) 时代范畴:1. 风骨;2. 兴象;3. 平淡;4. 格调;5. 性灵(童心);
6. 意境。

(四) 戏剧小说:1. 结构;2. 性格;3. 曲尽人情。

(五) 其他范畴:1. 狂;2. 逸;3. 趣。

这些是基本范畴。其中有一些基本范畴通过自身的衍生和彼此交合,又产生了大量的概念、范畴,这当中情况非常复杂,只能列举一些极重要的如下:

1. 气韵;2. 神韵;3. 意象;4. 兴趣;5. 神思;6. 传神(写意);7. 感兴;
8. 养气;9. 体味。

同时,还有一些概念范畴与上述基本范畴思想意旨相关,但看不出明显的衍生和交合而生的关系,它们在思想上与某些基本范畴具有一致性,形态上却是独立的,用系统完备性原理衡量,它们只是与基本范畴思想意旨相关的繁复的变生形态。这也举不胜举:

1. 发愤;2. 刺;3. 寄托;4. 骚雅(风雅);5. 化工;6. 浑厚;7. 沉郁顿挫;
8. 豪放;9. 婉约;10. 秣摯;11. 纤靡;12. 尖新。

还有一类很重要的范畴即文体范畴。明代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主义诗学以辨体为中心所作的理论探求,从守护纯诗性的角度将文体范畴的意义凸显出来了,而我们今天进行深入全面的文体研究尚嫌不足,各家范畴研究在这方面着力也少(只有汪涌豪《范畴论》有一章作了相关论述),因而需要特别加以重视和提倡。这里大略列出以下文体范畴:

1. 诗;2. 骚;3. 赋;4. 骈文;5. 古文;6. 笔记;7. 小说;8. 戏曲;9. 古诗;
10. 律诗;11. 乐府;12. 词;13. 曲;等等。

2. 关于范畴体系建构问题

中国古代诗学、文论范畴的体系建构被认为是可以获得学术突破的一个重要方向。同时大家也都知道,其中存在着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就连一些研究条件很好的学者,在作了严肃的探索和尝试以后,也不能不放弃^①。当然,体系建构的呼声仍然很高,而且确实也有学者坚持在做顽强可贵的努力^②。于是,探讨关于体系本身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就成了一项十分重要和迫切的工作。

(1) 从中国古代诗学、文论的学科特性看其范畴体系建构问题

这里首先有一个基础问题要明白,所谓“中国古代诗学、文论体系”的研究、建构,指的是建立一门学科的体系,而不能简单看作是获得一个“客观体系”。历史是客观的,体系却离不开主观创造;认为有一个客观固定的体系存在于历史中,就如同说历史是按照体系运作的、只是某种逻辑的演绎。另一方面,体系的建构又必须反映历史的实然性和独特性,所以它又必然要反映历史的客观内容。也就是说,“中国古代诗学、文论的范畴体系”,是一门独特学科的范畴体系,其学科特性——即史、论交织,二者不即不离——必然对其体系的建构产生影响。

史、论交织的学科特性,先在地构成了对以追求知识的系统、完备为前提的范畴体系的挑战。即是说,要在包括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和众多学术流派的广阔领域中总结出一套统一的体系,其中必然包括不可克服的矛盾,即逻辑与历史的矛盾、历史本身的规律性和反规律性(即康德的“必然性和不必然性”的认识范畴)的矛盾。要克服这一矛盾,靠的是研究者以深入的探索进行发现与建构。因为所谓“体系”,是建立

① 党圣元《论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结构》,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他说:“笔者曾尝试制作几种图或表格,将中国古代文论、美学之概念范畴体系加以勾勒,建立一个模式,但倍加努力而无法满意于心,只好放弃。因为将一个有机整体性的东西条分缕析,付出的必然是割裂之代价。”

② 《范畴研究三人谈》,《文学遗产》2001年第1期。